

夫謝季拉

布 拉 果 依 著

作 家 出 版 社

5020

拉 季 謝 夫

季莫菲耶夫主編 俄罗斯古典作家評傳之一

布拉果依著

殷 山 譯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五七年·北京

Д. БЛАГОИ
А. Н. РАДИЩЕВ

据 «КЛАССИКИ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ПОД ОБЩЕЙ РЕДАКЦИЕЙ Л. И. ТИМОФЕЕВА
(ДЕТГИЗ, МОСКВА, 1953) 譯出。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四头条胡同4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57号

机械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书号720 字数 33,000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 $1\frac{7}{8}$ 每页2

1957年6月北京第1版 1957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9400 册

定价(2)0.21元

統一書号：10020·720

定 价： 0.21 元

(A116 4/12)

拉季謝夫

一七九〇年五月，出現了一本對俄羅斯革命思想和俄羅斯文學發展起了特別重大作用的書。這本書名叫“從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記”，它的作者是杰出的作家與革命家亞歷山大·尼古拉耶維奇·拉季謝夫。

這本書給予了專制政體和農奴制度以致命的打擊，葉卡捷琳娜二世被它的空前尖銳的語調驚駭住了。她極力設法使自己相信，而且特別要使其他的人也相信：拉季謝夫的這部杰出的、有着深刻民族色彩的作品與俄羅斯現實毫無關係，不過是把當時在法國產生的革命思想機械地移植到俄國的土地上來而已。女皇剛剛讀完了這本書的前三十頁，就暴怒而且驚惧地向她的秘書說：“這簡直是散布法蘭西瘟疫^①，目無皇上！”

“從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記”的確散發着革命風暴的氣息。

① 指一七八九年法國大革命。

拉季謝夫是他那个时代最进步的思想的代言人，当时西欧的思想家还没有一个人达到这样高度的思想水平。但是他在法国革命前一年所写成的这本书，是在俄罗斯的历史土壤上自然生长起来的，是和十八世纪最后三十多年的俄罗斯现实有着血肉联系的。

1

約·維·斯大林说过：“……彼得大帝为着提拔地主阶级和发展新兴的商人阶级，曾经作了很多的事情。彼得为着建立和巩固地主与商人的民族国家，也作了很多的事情。但同时也应该说明，提拔地主阶级，帮助新兴的商人阶级，以及巩固这两个阶级的民族国家，都是靠着拚命剥削农奴来进行的。”①

在十八世纪最后的三十多年中，彼得建立的俄罗斯国家大大地往前跨进了一步而跻身于世界上强国之列了。日益成长和壮大的俄罗斯人民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自己的力量和才能。俄国军队在一系列胜利的战争里，致命地打击了企图阻碍俄国发展的外国强盗，并且把国界扩展到天然的疆界。“俄国的军队……震惊了所有用淡漠和嫉妒的眼色看待它所建立的功绩的人。”拉季謝夫怀

① “斯大林全集”，俄文本，第十三卷，第一〇五页。——原注。

着应有的爱国主义的驕傲写道。俄国的威望在国际事务中大大地提高了。这一切在生活与文化的各个领域中引起了巨大的民族高漲、人民的精力和力量的增長。

俄罗斯人民的天才在極為不同的各个領域——科学、技术、艺术、文学——中显示了出来。

俄罗斯的旅行家——“大陆穿越者”^①——完成了一系列出色的地理發現。人类历史上無与伦比的天才、偉大的罗蒙諾索夫奠定了一門最重要的新科学——化学的基础，同时在其他很多科学領域中也作出了一系列具有世界意义的重大發現，比西欧学者要早上好几十年。

像普通的白海漁民之子罗蒙諾索夫这样真正来自民間的，并不止一人。尽管專制政体和农奴制度的压迫是那么沉重，在广大的人民群众中依然出現了許許多多优秀的天才，他們建立了新的科学技术思想，完成了有价值的發明。平凡的烏拉尔矿工伊凡·伊凡諾維奇·波尔祖諾夫，早在瓦特二十年以前就創造了世界上第一部工厂用的蒸汽机；尼席諾夫戈罗德城市民伊凡·彼得罗維奇·庫里宾作为一个卓越的發明家和設計者而聞名一时；特威尔城人列夫·薩巴金曾被当时的人意味深長地叫作“机械学的奇蹟”。

俄罗斯的艺术这时也达到了异常的繁荣。出現了卓

① 指十二——十六世紀俄国穿越西伯利亞，發現亞洲北部及东北部的工業界及軍隊中的人。

越的俄罗斯建筑师巴任諾夫和卡扎科夫；杰出的肖像画家罗科托夫、列維茨基和包罗維科夫斯基；雕刻家柯茲洛夫斯基、瑪尔托斯和罗蒙諾索夫的同乡費多特·舒宾；音乐家福明、汉多希金、包尔特尼楊斯基。

然而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叶卡捷琳娜二世統治的时期，由于生产力的增長和新的、資本主义的 关系的 發展，國內的社会矛盾尖銳起来了。农奴制的压迫已达極点。这位被普希金在他的“十八世紀俄国历史筆記”^①中恰如其分地称为“穿裙戴冕的答尔丢夫”^②的叶卡捷琳娜二世，用自由主义的詞句和虛偽的諾言，把她的肆無忌憚的專橫和暴政掩飾起来。

叶卡捷琳娜施行的对内政策，首先是保护貴族階級的利益，其次是保护商人階級的利益。还在叶卡捷琳娜之前的彼得三世时期，就已頒布了所謂的“貴族自由法令”，把貴族們对国家应尽的唯一的义务——兵役义务免除了。叶卡捷琳娜又賜給了貴族和商人們更多的特惠权利。在一七六五至一七六七年所頒布的法令中，她賜給了地主可以不經法庭就放逐农民去作苦役的权利；而且地主可以对向他們作任何控告的农奴施以苦役的懲罰。拉季謝夫在“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記”中所写的“农民在

① “普希金全集”，俄文本，国家文学出版社，一九三六年版，第六卷，二十五頁。——原注。

② 答尔丢夫是莫里哀喜劇“伪君子”中的人物，一个典型的伪君子。

法律上是死人”，正是指此而言。

事实上，政府的这类措施就是把农民完全交给地主处理；对农民的奴役是愈来愈惨无人道了。

地主不仅把农民看作是自己家中的牲口，看作是如拉季謝夫所說的“軛下的牛”，而且看作是什物，看作是商品。人口的买卖大规模地进行着。

女皇本人就是最大的地主。她一方面玩弄着自由主义的花招，与法国的啓蒙哲学家伏尔泰、狄得罗通信；另一方面却把当时仍然保持着自由身分的农民（比如在烏克蘭）成千上万地变为农奴。

她为了对自己的信徒和数不清的寵臣們广施“恩惠”（她送给格利果利·奥尔洛夫的一件衣裳，鑲滿珠宝，价值百万盧布），竟“分贈”他們数十万农民。

农奴主的惨无人道，农奴制度下的剝削的極度加强，引起了被奴役的人民自發的反抗，这种反抗爆發为無數次的、几乎是連續不断的农民起义和暴动。

“当农奴制存在的时候，”符·伊·列宁說：“一切农民群众曾經与那些由沙皇政府所保衛袒护和幫助的压迫者——地主階級作过斗争。”斗争是在極端不利的条件下进行的，“可是，农民終究尽其所能作了斗争”。①

在叶卡捷琳娜二世即位的前几年中，起义农民的数

① 列宁：“告农村貧民書”，中譯文見“列宁文集”第一册，人民出版社，二〇九頁。

目达到了二十万。

从叶卡捷琳娜二世夺得政权起，直到农民战争开始的这十年中（一七六二至一七七二），先后爆發了近四十次大規模起义。

一次又一次的暴动都根据女皇的指令，“用火、用劍、用执武器的手所能做到的一切”鎮压下去了。暴动的农民重又被赶到老爷們的轆轤和皮鞭下去了。但是，在这个地方被扑灭了的火焰，过一些时候又在另一个地方重新燃燒起来。地主們感到四面楚歌。正如他們所說的，他們被“家中的敌人”圍困起来了。

在留存到現在的十八世紀六十年代末期农民創作的少数手稿中有一篇出色的作品——“农奴哀歌”。它是以这样意义深長的字句开始的：“我們，农奴們，多么痛苦呵！活着就是为了侍候老爷！但我們却不知道怎样才能使殘暴的老爷們称心滿意。”然而“农奴哀歌”不仅充滿了对农奴悲苦和沉重的命运的憤怒的控訴；而且它的作者，一位不知名的农奴詩人，直接号召他的农民“弟兄”們“鏟掉凶惡的老爷們的根子”。

这个号召中已經弥漫着社会風暴临近的严峻气息。果然，在一七七三年，星火点点般的起义和暴动，終於爆發为普加乔夫所領導的規模壯大的农民战争，這場战争汹涌澎湃地进行了約一年，席卷了約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二十的广大土地。

不管这次农民战争具有多么壮大的规模，但是要获得胜利仍然是不可能的。“农民起义只有在与工人起义结合起来并为工人所领导的时候，才可以得到胜利。只有以工人阶级为首的联合起义，才能达到目的。除此以外，在说到拉辛和普加乔夫的时候，决不要忘记，他们都是皇权主义者；他们反对地主，可是拥护‘好皇帝’。”^①

虽然如此，一七七三至一七七五年間波瀾壯闊的农民战争，仍然使封建农奴制度受到了严重的打击；这次战争在当时人们的思想中所产生的影响也是巨大的。普加乔夫所领导的这次起义的经验，对于拉季谢夫的革命思想体系的形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拉季谢夫看出了起义人民的巨大力量，他把这种力量比作冲破重重障碍的强大洪流。他懂得，即使起义受到无情的镇压，人民在将来一定会获得胜利。“阻力越大的时候，被阻塞了出路的洪流就会更加有力。”他日后在“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的一章中这样写道；同时他又说：“一旦它冲破了阻碍，就再没有甚么东西能够阻挡得住它的奔泻了。”但是拉季谢夫也不赞成农民起义的自发性，因为农民“寻求复仇的欢乐，甚于寻求挣脱锁链的好处”。他也并不同意皇权主义者的偏见和起义者的幻想。拉季谢夫在他的“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中，以进步的、革命的思想，阐明了人民向

① “斯大林全集”，俄文本，第十三卷，一一二至一一三页。

——原注。

他們世世代代的迫害者和壓迫者進行鬥爭的問題。

拉季謝夫不是皇權主義者。他在他的書中不僅反對地主，而且反對沙皇，宣布沙皇是“強盜的魁首”，“殺人犯的元凶”。正是這一點迫使驚惶失措和狂怒不息的叶卡捷琳娜二世宣布拉季謝夫是“比普加喬夫更壞的暴徒”。

揭露農奴主的橫暴，对被壓迫的農民寄以同情，這是十八世紀進步的俄羅斯文學的基本主題之一。

第一個非宗教的俄羅斯作家安契奧赫·康捷米爾的諷刺詩中，就已經包含有斥責虐待自己農奴的、“惡劣的”農奴地主的嚴厲言詞了。步康捷米爾後塵的還有後來的許多俄羅斯作家。別林斯基這樣說是有充分根據的：“從康捷米爾的時代起，諷刺的傾向就已經成為全部俄羅斯文學中一股活躍的潮流了。”^①

在十八世紀的最初六十多年里，我們文學中的暴露性的題材特別鮮明地表現在馮維辛的喜劇“紈袴少年”中，表現在諾維科夫的有名的諷刺小報和雜誌中，也表現在青年克雷洛夫所出版的同樣出色的雜誌中。諾維科夫之所以把他在1769至1770年出版的第一個雜誌意味深長地取名為“雄蜂”，而且又同樣意味深長地加上一句箴言“人家工作，你們却靠他們的勞動過活”，這並不是無緣無故的。

① “別林斯基文集”，俄文本，蘇聯國家文學出版社，一九四八年版，第二卷，七三三頁。——原注。

在当局的压力下“雄蜂”停刊了，但是諾維科夫在他办的新杂志“画家”(一七七二至一七七三)中却又同样有力地暴露了农奴地主。这里刊载了“給法拉列依的信”，詳尽無遺地刻划出粗鹵、野蛮、不学無术的外省地主的形象，同时也刊载了署名为“И·Т·”的出色的“×××旅行記片断”。在这篇旅行記片断中，异常清晰地描繪了某一个在“狠心的”、殘暴的地主管治下奄奄一息的“拉左遼納雅村”^①。这篇旅行記通常被認為出自拉季謝夫的手笔；但是最近的研究証明，这篇文章和“給法拉列依的信”一样，極可能是“画家”的出版人諾維科夫本人写的。

然而这些揭露都沒超越过某种相当狹仄的范疇。杜勃罗留波夫在这方面說得非常中肯，这些揭露“都沒有接触到邪惡的根本原則，沒有接触到邪惡的基础；只不过反对濫用那些……本来就是邪惡的东西而已”。^②

亞·尼·拉季謝夫是超越了这个范疇，克服了在他之前的十八世紀全部暴露文学的局限性的第一个人。他的强有力的打击正是針對着这个“基础”，針對着“邪惡的根本原則”，針對着全部农奴制度和沙皇制度。

① 意为破了产的村庄。

② “杜勃罗留波夫全集”，俄文本，苏联国家文学出版社，一九三五年版，第二卷，一七五頁。——原注。

杰出的俄罗斯革命家、作家和哲学家亞历山大·尼古拉耶維奇·拉季謝夫生于一七四九年八月二十日(新曆三十一日)。某些材料証明他誕生在莫斯科,可是另一些材料却証明他誕生在上阿勃里雅左沃村(現在的边查省庫茲涅茨区)。

正如日后的十二月党人一样,也正如赫尔岑一样,拉季謝夫在出生、教育和社会地位方面是与地主貴族的环境联系着的。但是他却坚决反对那个环境,毅然决然地站到维护被奴役人民的利益这方面来了。他是列宁所说的那些能够帮助喚醒人民的貴族优秀分子中的第一个人。

拉季謝夫的早期童年时代是在上阿勃里雅左沃村度过的。最初撫养他的都是农奴:一个是拉季謝夫在他的“旅行記”的一章中所亲切回忆起的保姆普拉斯科維雅·克列敏契耶夫娜,另一个就是綽号袋子的仆人彼得·瑪蒙托夫。拉季謝夫在他后来的長詩“鮑瓦”^①中曾經半諷諧地描繪过的袋子,是一个有着并不十分寻常的性格的人。

拉季謝夫是在伏尔加河沿岸壯闊的原野上,是在他

① 鮑瓦是广泛流行于十七——十九世紀的俄罗斯民間故事中的英雄。

終身感到兴趣和喜爱的人民创作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在他的周围弥漫着保姆和仆人为他讲述的民间故事的气氛。就在“鲍瓦”中他还忆起了仆人的“甜蜜蜜的话语”；这位仆人，正如普希金的保姆阿琳娜·罗季昂诺夫娜一样，大概也是具有天生的文学才能的。拉季谢夫常常听到民间歌曲，也常常听到广泛流传于整个边地的关于著名首领斯捷潘·拉辛率领的伏尔加“骁勇的好汉们”的种种传说。

“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的未来作者在自己的周围看见了一幅幅地主横暴肆虐的可怕的图画。从他在书中所描绘的残暴的地主形象，使人不禁联想起一个令人嫌恶的人物，拉季谢夫家当时的邻居祖包夫。祖包夫的领地离上阿勃里雅左沃村只不过六俄里；他把他的农民掠夺得精光，像喂牲口似地用公用的槽喂养他们，把他们套上链子，关在一个特别为他们建造的农奴寨子里面。他曾经把一个农奴在整整一年多的时间内用链子拴着。

最初教拉季谢夫读书识字的也正是那位“受过教育的”仆人彼得·玛蒙托夫。当拉季谢夫满七岁的时候，父母亲就把他送到莫斯科他舅舅阿尔加玛科夫家去继续求学；后者的族人就是刚刚开办的莫斯科大学的校长。拉季谢夫和阿尔加玛科夫的孩子们一道学习和受教育。他们的家庭教师是一位坚决信仰共和政体，并因此而不得不离开祖国的法国人。大学中最优秀的教授们也给他们

上課。

一七六二年的宮廷政變把叶卡捷琳娜二世立為女皇後不久，顯然是由於有勢力的阿爾加瑪科夫一家代為奔走，拉季謝夫被恩准為女皇侍童，即是說被准許進入特別的、特權貴族的學校——彼得堡貴族軍事學校。

學校中的教學部門的情況真是糟透了。教學大綱中的課目極為繁多，但是“所有的科學”都僅只由一個法國教師莫拉蒙別爾特講授。不過問題倒也不在於學科學，因為學校的責任是要給學生們裝飾起一付“宮廷的儀容”。學生必須進宮輪值，伺候女皇本人以及其他的皇族（例如從仆人手中接過湯、菜，然後端上“御”席；听候女皇差遣等）。拉季謝夫在這裡看見了腐化墮落的宮廷習尚並感到了那奴顏婢膝的宮廷氣氛，這些情形他在日後所著的“從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記”中曾經極為憤慨地加以描述過。

很顯然，拉季謝夫因自己的才能而引起了注意。在軍事學校畢業後，他於一七七六年和另外五個學生一同被女皇派到國外來比錫去受專門的法學教育。

拉季謝夫在那里住了約五年之久。

根據女皇親自草擬的訓令，俄國學生必須學習“拉丁文、德文、法文和（如果可能）斯拉夫文……倫理哲學、歷史，特別是自然法、全民法；同時還應有幾個人學習羅馬帝國的律法。其餘的科學則可根據自願選擇學習。”

據評語說，拉季謝夫所學的各种必修科目的成績

是“出乎教師們的意料”的。同時他還大大地利用了訓令中所給與的權利：根據自願增選規定為俄國學生所必修的科目之外的課程。拉季謝夫一方面對文學顯示了特別的愛好，另一方面又特別喜歡自然科學；而且在化學和醫學方面也獲得了牢固的知識。

拉季謝夫和他的很多同學一樣，是以嚴格的批判態度對待當時在德國各大學中占統治地位的、與生活脫離的科學的。俄國學生們孜孜不倦地從事於自學、閱讀和研究十八世紀進步的思想家們——唯物主義哲學家們的著作。當時俄羅斯文學中的新著，包括諾維科夫的諷刺雜誌在內，顯然也能到達他們的手中。

主要正是由於這些課餘的研究、共同的閱讀、討論、爭辯、沉思，才使拉季謝夫和他的同學們的思想意識、哲學和政治觀點得到了發展。

在異國的居留使俄國的學生們結為一個緊密的友好的團體。

伴隨著這批青年人到來比錫的有兩位官員：一位是少校包庫姆，另一位是神父保羅。包庫姆的職責是照顧和供給學生的生活，監督他們的成績和行為；神父保羅的職責是保護他們的正教的“純潔”。

對於這位目光短淺的神父保羅，拉季謝夫和他的朋友們不過置之一笑而已；但是在學生和他們的“宮廷監督”包庫姆少校之間卻很快就開始發生了嚴重的衝突。